

田牧冉

解鈴還須繫鈴人

——簡述《甲骨時光》中的中國智慧和精神傳承

陳河在《甲骨時光》一書中講述了民國時期各方勢力圍繞殷墟甲骨文物而展開的爭奪，甲骨文的發現不啻是中國考古史的一個驚天動地的發現，但用文學的方式，來描述甲骨文為背景的“殷墟發掘史”的文學作品，實在是少之又少【1】，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以甲骨發掘為題材的小說。故事發生於中國近代，但情節卻貫穿古今，人物亦遍及中外，展現出宏大的歷史觀和時空觀。也正因如此，在這重重矛盾和歷史迷霧之中，中國考古專家和知識份子的精神品質愈顯彌足珍貴，千百年來積澱的中國智慧和精神傳承更加熠熠生輝。

在小說中，以楊鳴條為首的現代知識份子對甲骨文考古挖掘和保護，使這一文化瑰寶在各方勢力糾纏之中倖免於難。通過閱讀作者的《米羅山營地》和《沙撈越戰事》等作品，我們已經瞭解到，“紀實作風”是作者的慣用風格。“紀實”手法通常以社會生活中的真實事件為寫作物件，用實錄的材料構造具體的情節和豐富的細節。具有文獻的可靠性和小說的敘事性【2】，本書中也不例外。在文章起始部分，作者借助已有的歷史史料，以極其令人信服的口吻娓娓道來，甚至讓人懷疑這究竟是不是一本小說。“傅斯年”、“東交民巷”等耳熟能詳的名詞，一下子將讀者拉回上世紀三十年代，腦海中已經在主動收集關於民國時代的資訊，遇到和文中的描述吻合的地方往往讓人會心一笑，對於更多的不熟悉的部分則更有興致，乃至分不清這究竟是史實還是作者的杜撰了。不過，歷史小說畢竟是小說，它之所以區別於史學書籍，還是在細節處見作者的功力。作者格外重視細節描寫，其中對環境的刻畫尤其細緻入微。拿楊鳴條到達河南安陽的所見所聞來說，“旅店主人殷勤上來迎接，楊鳴條看到這個旅店屋宇還算寬敞，進入門廳後，是一個蠻大的天井，圍著天井是客房和飯堂。北方行路大多依靠牲口，所以這天井裡拴著好些馬、騾子和驢，地面上自然撒滿了牲口糞便，氣味很重……他聽到外面課堂裡每有客人到來，就有士妓嘖嘖喳喳圍了上去。有些客人喜歡聽歌曲的，行李一卸，就帶著土妓到房間裡，頃刻就弦索盈耳了。【4】”，多麼栩栩如生，富有地域特色。正是這些描寫讓小說血肉豐盈，讀來恍若隔世。同時，對於一部富有史學氣息的小說，作者將倒序等小巧思熟練運用其中，避免了行文平鋪直敘，增強了可讀性。總之，作者延續了一貫的創作風格，依託史料組織文章，減小了組織材料的難度，增強了小說的邏輯性，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在無形之中強調了這就是“中國本土的故事”。我認為，化用紀實性材料的寫作完美再現了中國歷史的厚重感，與所述事件，即發掘和保護甲骨文物是一致的，擔得住講好中國故

事這一重任。

正因為知識份子和考古專家發掘、保護甲骨文物這部分小說內容無限逼近於“真”的一面，我們才更加真切地體會到他們身上的人格光輝。楊鳴條作為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國時期先進知識份子的特徵。他在甲骨文方面極具天賦，執著探索一位名為大犬的商朝占卜師的故事，提出了貞人集團的猜想並得到了廣泛認可。因此，當甲骨文的發掘陷入低谷時，知人善用的傅斯年果斷派遣楊鳴條親自前往河南安陽現場考察，最終獲得了巨大的進展。書中數次強調了這個了不起的突破，比如在開頭肯定了傅斯年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口號，比如文中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的大發議論，自問自答——“既然這麼多有名的文字學家都在研究殷墟甲骨文字，為什麼他們不親自到埋藏著甲骨片的安陽深入考察呢？【5】”。因為千百年來的知識份子，往往把親身實踐看做是盜墓賊的勾當，他們是坐在書齋裡論事的！即使是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頗有建樹的羅振玉，也不過是來到洹河邊上感歎一番，便拂袖離去。也正因如此，他做出了甲骨文已經被發掘殆盡的錯誤論斷。而到了楊鳴條這裡，他願意來到安陽細緻考察，穿梭于古董商販之間，探訪與平民市井之中，在洹河沿岸徘徊遊走，在田畝之中尋覓挖掘，身體力行地踐行著保護甲骨文的信念，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他的身後，有這樣一批知行合一的人——主持發掘工作的留洋學者李濟、中國天文學會的專家陳遵媯……他們都用實際行動將所學的理论知識轉變為考古發掘的強大推動力。如果沒有這批挺身而出的知識份子，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的考古就永遠不可能進行。前後對比之下，我們深刻認識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一傳統思想對知識份子的毒害之深，當書齋成了安樂窩，任何有價值的發現都將化為幻影，書齋裡的學問也不過是空中樓閣。難怪作者通過明義士之口感歎：“傳統害死人！【5】”。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這是中國人對自己的突破，對傳統的突破，更是取得一切成果的前提。這一突破在今天依然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為各行各業注入新鮮活力。比如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不能只在書齋坐而論道，要走進民間田野【6】；“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思想保障；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仍要牢記“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道理等等，不要讓差點發生在甲骨文物上的悲劇重演。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故事中，出現的絕不僅僅是中國人。作者作為海外作家，擁有廣闊的國家化視野，小說之中出現的外國角色足以與中國人物平分秋色。小說全面展示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群體對甲骨文化的態度，也體現了從二元對立視角向多元文化融攝和整合的敘事維度的轉換。【7】在如此複雜的勢力糾纏中，作者難得可貴地保持了冷靜和客觀。他愛恨分明，但筆下的人物並沒有被“臉譜化”。在日本人謀劃侵華戰爭的時代背景下，日本人青木澤雄

的出現無疑令人反感。一方面，他依仗侵略者、勾結地方勢力並倒賣甲骨文物的勾當令人不齒，對楊鳴條等人的考古工作進行幹擾和破壞的做法也讓人深惡痛絕。但另一方面，作者實事求是地告訴讀者青木對中華文化的深厚情懷，也展現了他拍攝、處理古寺中三折畫的技巧與智慧。除了青木澤雄，作者還刻畫了富有心機、貪婪虛偽的懷特主教和同樣熱愛中華文化並在戰亂時期力挽狂瀾，拯救了一批甲骨文物的加拿大人明義士等人物。這表明作者立足于中華民族的立場，以理性和寬容的姿態審視外國的考古學者，揭示了超越國界的、更普世的價值認知，如此描寫也是最符合考古學事實的。這雖然只是一部小說，但作者顯然希望通過盡可能多的復原歷史場景，讓讀者看到不同國家、不同立場、肩負不同使命的人做出的不同選擇，瞭解多元文化在中國大地上的激烈碰撞，摒棄狹隘自私的民族主義，反思中國人為何會在考古方面落後於西方，甚至給了他們乘虛而入的機會。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能獲得這場“考古競賽”的最終勝利，可謂是“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作者營造的世界語境，也讓中國考古隊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在各色外國考古學者的映襯下愈顯珍貴，他們守護中華文明之瑰寶的信念堅定不移，這是作者在全書中謳歌民族氣節，是震撼古今、彪炳史冊的民族魂。

作者在敘事過程中採用了雙線敘事結構，形成了“劇中劇”的嵌套模式。除了發生在河南安陽的考古發掘這一條主線，作者借楊鳴條之口，用占全書三分之一的筆墨描繪了三千年前的殷商王朝。如果說知識份子和考古專家發掘、保護甲骨文物這部分內容是從史料出發，對“真”的極力追求和還原，那麼藍保光和藍母的出現以及楊鳴條的連載小說，則是與之完全對立的一面。在楊鳴條的《貞人大犬》連載小說中，我們仍能看到熟悉的歷史事件的影子。楊鳴條（作者）保留了“文王拘而演周易”、“帝辛征人方”、“武王伐紂”的大背景，以超凡的想像力刻畫了有血有肉的商朝人物。商朝作為中華文明的童年時期，在作者的筆下展現出了獍厲神秘的崇高美。這種“美感”不僅僅是人性中的最本真、最質樸的一面，還有原始的社會制度、民風民俗，甚至是令人髮指的原始刑罰、慘烈戰爭——它們畢竟是那個“如火如荼”的社會時代精神的美的體現。必須承認的是，當作者的想像力飛上了藝術的天空，著實顛覆了很多人對商朝這個古老時代的刻板印象。勤政奔波、喜怒無常的商王帝辛，恪盡職守、坦率虔誠的貞人大犬，熱情奔放、活潑深情的宛丘巫女，以及他們之間轟轟烈烈的愛情，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中華民族最純淨最稚嫩的時代，令人耳目一新。除了基本的歷史框架和有限的史料文獻，作者幾乎全憑想像創造了一個有思、有詩的世界，這裡熟悉而又陌生，似曾相識的人物上演了聞所未聞的故事。和小說中的宛丘巫女相對應的現實中的“巫女”，即藍保光的母親，在關鍵時刻給予考古隊關鍵的線索，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同時，為

整個小說增添了神秘色彩。不得不佩服作者在情節安排上精巧的設計，也使得整個作品似斷實連，撲朔迷離，仿佛霧裡看花，難以一窺全貌。這也正是魔幻現實主義與懸疑推理的創作手法相結合的魅力所在。

在釐清兩條線索之後，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穿梭於兩條線索之間的關鍵人物——“大犬”。大犬在小說中的重要性堪比主人公楊鳴條，或者說這兩位相隔千年的人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楊鳴條觸摸大犬的鏤刻時，隱約可以感受到大犬刻下蔔辭時的神情、動作。除了簡單的情感相通，兩人還有更深層次的精神相通。這裡的文本互涉極大豐富、深化了小說的文化內涵與主題意蘊。大犬和楊鳴條對中華文明都有自己獨特的情懷和貢獻，一位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的書寫者、古老帝國的記錄者，一位元正試圖保護這些古老的文物，以免中華之文物落入他人之手。甲骨寶庫的創立者和發掘者跨越三千年的時空相遇，仿佛一場前世今生的輪回，又象徵著中華文明的首尾傳承，源遠流長。其實，大犬和楊鳴條身上表現出了相似的風範：大犬最終捨棄了深愛的巫女，選擇忠實地完成文明的記錄；在商朝即將覆滅之時，他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與甲骨寶庫同歸於盡。楊鳴條為了破解三折畫的謎題歷盡艱難，上下求索，即使被拘禁在太行山上，仍然不忘自己作為考古學家的初心使命。最終，楊鳴條在考古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發現了甲骨球上的大犬的屍骸。相距三千年的兩個人在現代相遇，形成了完整的環狀結構。作者通過大犬和楊鳴條的“鏡像人生”，表現了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珍視與虔誠，捍衛與堅守，書寫與發掘……正因如此，中華文明方能延綿不絕、生生不息。這似乎揭示了中華文化更深層的奧秘——仿佛是一個圓環，創造未來也是回溯歷史，創造未來又必然要回溯歷史，從歷史中不斷汲取前進的精神力量，前進的同時不忘深厚的歷史文化，展現出驚人的延續性和持久性。所以說，楊鳴條一次又一次夢回殷商，似乎是冥冥之中註定的洄游。

作者在書中多次提到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即“目前來看，這些罪惡的根源就是地下的甲骨和青銅器【8】”。這場文物之爭的背後，是錯綜複雜的勢力交織，充斥著陰謀、欲望和貪婪，甚至已經遠遠超出了可控範圍。這不禁讓我們思考，在地下埋藏千年的文物，乃至推廣到古老的中華文化，對我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呢？中國的歷史文物成為國內外各方勢力的爭奪對象，甚至成了文物所在地的負擔。但是，想要真正解決這個包袱，只能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與智慧。作者在小說中虛構的三折畫這一藏寶圖，隱藏著打開甲骨寶庫的鑰匙，加拿大人、日本人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理念，依仗政府的支持，卻找錯了地方，與甲骨球失之交臂。中國人的先祖留下的珍寶最終仍然在中國人手中，這不僅僅是歷史的巧合，其中存在著必然性。透過小說撲朔迷離的層疊夢境，我們可以仔細發掘解開藏寶圖秘密的鑰匙：考古專家對中國歷史的瞭解，藍保光在當地觀測台的找尋，陳遵

嬌對中國地形的精確把握，楊鳴條受到藍母的托夢重回牧野之戰現場，楊鳴條深諳中國人繪製藏寶圖的奧秘，發掘隊持之以恆的努力……這些環節缺一不可。原來，中華文化的積澱和中國精神的傳承才是解開中華文明寶庫的密匙。在外人眼中，某處的文物或許會淪為引發社會混亂的罪魁禍首，甚至為各方勢力所覬覦。但是，只有中國人能夠最終完整發掘、妥善保存，讓前輩的文明碩果在今朝大放異彩。千年的文化積澱，已經深深刻入每個中國人的血脈之中，外人很難理解這種深厚的底蘊和深厚底蘊背後的文化自信。這是只屬於中國人的小默契，這是中國人“解鈴還須繫鈴人”的大智慧。

在《甲骨時光》一書中，作家對戰亂年代考古學者的深沉敬意，重塑了國人的勇氣、智慧、氣節，以及對偉大文明的敬惜【9】。當一個人隔了一段距離再回望精神原鄉時，往往有更深刻的體會，這也是華裔作家的獨有優勢之一。《甲骨時光》這部優秀“尋根”作品的橫空出世，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人有能力守護中華文化，有信心傳承中國精神。也只有中國人，才能講好中國故事，把中國智慧介紹給整個世界。

引用出處：

【1】《〈甲骨時光〉：在歷史考古之上再來一次文學考古》。豆瓣讀書，2016年9月取自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081797/>。

【2】朱立元：《美學大辭典》（修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第247頁，2012。

【3】陳河：《甲骨時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第4頁，2016。

【4】陳河：《甲骨時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第14頁，2016。

【5】陳河：《甲骨時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第39頁，2016。

【6】楊曉華：《馮驥才：不能只在書齋坐而論道 要走進民間田野》。中國文化報，2014年1月取自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123/05/5719126\\_347251620.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123/05/5719126_347251620.shtml)。

【7】張娟：《海外華人如何書寫“中國故事”——以陳河〈甲骨時光〉為例》。中國作家網，2019年2月取自 <http://www.chinawriter.com.cn/GB/n1/2019/0208/c404030-30615604.html>。

【8】陳河：《甲骨時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第140頁，2016。

【9】王安憶評《甲骨時光》：一片眼熟中的一個陌生。騰訊文化，2016年11月取自 <https://cul.qq.com/a/20161110/014718.htm>。